

【皮水】托尼的底裤

还有个洋气的名字，Toni, is there any chances left for you and me

cp: 皮水, ktk/tmtk提及

毒奶预警，某些人和球队可能被误伤

暂时告别蹴鞠同人一段时间，这篇送给@络森

那天拉莫斯收拾家的时候，从箱底翻出了个盒子，他坐在小板凳上，把盒子翻过来一看，原来是一盒底裤，上面还贴着一个发黄的纸条，写的是for Sergio，拉莫斯立刻就回忆起这是怎么回事来了，尽管已经距离这事已经过了一，二，三，四，五，六年，但这段经历委实是太离奇、太有趣，又是那种你写回忆录一定会假装不记得的小事，拉莫斯就一直不能忘记。

如果底裤有保质期，拉莫斯又反复的把盒子翻来倒去看了两下确定，一定已经过期了。这个时间足够很多人（比如他自己）一起过期了。他甚至都不记得他还把这个礼物从马德里带来了这里。不过拉莫斯想，它大概不会变质，你知道，如果东西你一直不用，就不会过期，就像利物浦对冠军的追求一样，依旧孜孜不倦。

那时，正是拉莫斯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时光，之一。

送他礼物的是托尼·克罗斯，德国人，至今还是西甲单场长传准确率的记录保持者，他的前皇马队友。

一切都要从皮克约拉莫斯在皇马更衣室里打炮、而托尼在浴室里洗内裤开始。（“在你队友都走了以后”“不会被发现的。”“发现了他们还能怎么样”。然后，大概因为仍然处在刚刚挺进欧冠半决赛的激动中，拉莫斯就见鬼的答应了）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准确地说，是在他们刚刚反手锁上门，匹克一把把拉莫斯摁在更衣柜上，交换了几个亲吻，正喘息着褪下对方的衣服，而拉莫斯试图让匹克跪下为他完成一个皇帝般的口交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浴室里传来哗哗的水声。

拉莫斯和匹克大眼瞪小眼了几秒，接着他一把推开匹克，提上裤子，净赤着上身打开了浴室门——然后看到他们刚来没多久的德国小中场托尼，正在光着屁股对着他，用淋浴头快乐的洗着自己的底裤。

“队长？”，他回头，用西语叫了一声，一没提防就被水流浇了一头。他一下子缩紧了脖子，又为这个而笑了出来，金色的头发紧紧瞬间紧紧的贴在了圆圆的脸上。

“你能不能不要出来？”，拉莫斯说，“我有点事情。”

他本来想多解释两句，可是并不信任自己的英语和托尼的西班牙语。

也不知道托尼听懂了没有，就连忙点了点头，只见他指了指自己，指了指吹风机，又指了指内裤，又比划了个二十，似乎说的是，他要把衣服烘干再出门，怎么着也有二十分钟。

拉莫斯也点了点头，阴沉着脸甩上了门，一回头看匹克就站在他后边，顿时气不打一出来，指着门口说我们走。

“可是你不觉得很刺激么？”，匹克问。

“”，拉莫斯还硬着呢。

于是他们就搞了，拉莫斯跪在自己的座位前，下巴扣在椅子上，嘴里紧紧的咬着自己的球衣。他的脑海中，一半是匹克卡着他的腰不间断的撞击带来的兴奋和空白的快感，可是另一半却被疑惑占满了——克罗斯真的在洗内裤么？

“你们那个小孩真的在洗内裤吗？”，匹克先他问出来了，低低的，就趴在他耳边，说完还对着他的耳朵吹了几口气。

“如果你想让我去看的话，”，拉莫斯说，“你得先从老子屁股里离开。”

匹克响亮的抽打了一下他的屁股，紧接着他们就听到浴室的水声停住了，托尼大声地问：

“队长，你没事吧？”

“我很好！”，拉莫斯大声的回答。接着他和匹克保持着后入的姿势一动不敢动，直到水声再次响起。

“那你说他在干什么？”，匹克松了一口气，问他。

“以我对他的理解，”，大概是皮克已经捅的他大脑里一团浆糊了，以至于他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大概在查怎么离开皇马吧。”

皮克毫不留情的嘲笑了他，“我听说克罗斯当年想来的是巴萨来着。”

“但是欧冠出局的也是你们，”，拉莫斯反击道，同时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你个傻瓜，浴室里是不能用手机的，所以他怎么查？”

皮克说：“你没用过防水套吗？我们每次在巴萨洗放松冰浴的时候都用那个。”

拉莫斯觉得皮克的智商简直是无法挽救了，立马抓起旁边的一包套甩到他身上，没好气地说：“哪有套是不防水的？不防水的话岂不是都漏老子屁股里了。”

安静了两秒钟，他忽然又觉得不太对劲，立马抓住皮克支撑在座位上的手，狐疑的质问他：

“你在巴萨和谁一起在浴缸里用套？”

皮克得意洋洋的蠢脸立刻冻结在将笑不笑的样子，以至于他看起来马上就要哭了。他嘴唇翁动了两下，还好澡堂里的克罗斯忽然开始唱歌才救回他小命一条——说是唱歌，他们侧耳倾听了一下，才发现不是唱歌，而是在练习用不标准的西班牙语大声念一些简单句型。类似于“今天我们一起出去郊游了，风和日丽”或者什么“小鹿弟弟给小鹿妈妈买了一只烤鸭”之类的。洗澡的时候唱歌是很正常的事情，毕竟大多数人都以为水声可以将自己的歌声掩盖，而他们基本上又是一堆没上过高中的半文盲。可拿不标准的西班牙语讲话在皮克和拉莫斯耳朵里简直成为了一种折磨。如果不明白这件事的，下次在做爱的时候大声播放东北二人转就懂了。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才给了皮克喘息之机，让他机灵的表示，“和莱奥……还有安德雷斯一起啊，我们一起拿套吹气球。对，吹气球。”

皮克毕竟是挺了解拉莫斯的，如果这时候你告诉拉莫斯他完全想错了，你误会了，并揭穿他的愚蠢，那你就离死不远了。就像你不能在球场上很容易的把他过了，他会报复你的，肯定的。

拉莫斯看上去将信将疑，也没说什么，就喝令皮克出去。

“为什么啊？”，皮克假装委屈的问了一句，还拿胡子蹭蹭拉莫斯的后颈。

“你都软了，你说为什么啊？”，拉莫斯说。

他俩终于把衣服穿上、离开更衣室的时候，托尼正在浴室里大声学习，“美好的一天。”，他重复啊重复，在无数错误的发音中试图找到一个正确的组合。如果拉莫斯再有文化一点，

他就会说，这种行为纯粹是，“西班牙就像一个巨大的精神病院，无数人在用错误的词汇拼凑上帝的名字。”，可惜他没有。

那天晚上拉莫斯仰躺在床上，正打算像往常一样为自己的美图们点赞，却发现了一点端倪。他把一张克罗斯上场时的背面照放大，放大，仔细的看了一会儿。又打开了另一张，确认了一遍，顿时心里不知道什么滋味，显然，克罗斯今天根本就没穿底裤。皇马球衣的透明程度他了解，如果穿了，总会有内裤印子透出来的。

但他没再多想这件事，他的想法是，如果克罗斯再也不提，他就当没有这回事，如果他提了，就见招拆招。搞就搞了，他都不怕弗洛伦蒂诺管他。

果然，在第二天训练结束以后，被阳光晒的脸发红的德国中场把他拦下来了。

德国人诚恳的对他说：“也许打听别人的私事是不对的，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避免和国家队的搞。”，搞那个词他不会说，或者是不好意思说，只是用两只手比划了一下。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会走，”，托尼说，“但是你总要被迫留下来。我们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拉莫斯拍拍他的肩膀，忽然想到之前听人说的那个克罗斯和克洛泽的说法，但他自然不会再问下去。对话本该结束了，但不知怎的，他忽然有了闲聊一下的想法，权当帮队友练练西班牙语吧，他就又问：“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真的？”

“自己给自己洗底裤吧。”，托尼说，拉莫斯猜他想说的是自己给自己擦屁股的意思。

或许是觉得这人挺有意思，拉莫斯难得的进行了一下哲学思考，继续问他：“那你昨天没穿底裤，是因为你觉得所有东西都不是真的了吗？”

这个问题托尼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一起艰难的回答了他：“因为我穿的是无痕四角裤，”，他说，“很好的一个，带海绵垫，不自信男性可以重获自信，自信的男性可以托鸡。”

拉莫斯一时不知道作何感想，只能拍拍他，放他走了。不过克罗斯还没走两步，拉莫斯就叫住了他，“喂，托尼。”

克罗斯回过头来，无声的看着他，拉莫斯这才发现他睫毛很长，在圆圆的蓝眼睛上耐心的覆盖着，好像阳光穿过林间空隙。

“谢谢你，”，他说，“留下来专门为了提醒我。”

“不是的。”，托尼慌忙的摆摆手，“我本来是想为你推销这款底裤呢。因为你的总是很透。（这句话他是比划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当着克里斯的面这样做不太好，因为他也是卖底裤的。（拉莫斯真想把这句话录给C罗听）就等了一会儿。”

两天以后，拉莫斯收到了托尼送的礼物，一盒底裤。

两年以后，他和克罗斯一起拿到了第三座连续的欧冠奖杯。皮克离开了国家队。

再一年多以后，拉莫斯离开了他效力了几乎整个生涯的皇家马德里。从队友关系消失了以后，他和皮克对手关系也就这样结束了。他俩比拉莫斯在皇马的时候联系的更少一些。拉莫斯心知皮克的巴萨生涯也快到尽头了，虽然他可能还做着什么当高级官员的春秋大梦——有时候别人总那么说，甚至连你自己都会相信了。但那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类似于买房送墓地吧，拉莫斯对此不屑一顾。上一周，德里赫特公开表示了对国家队队长范戴克的喜爱，这在巴萨高层里根本不是个秘密了。

拉莫斯又把手里这盒内裤颠过来倒过去看了两眼，他拿起来它看过好几次，却没有一次有这次感慨。一起创造过多少辉煌的朋友、同僚，温热的拥抱、信任的注视，情人，数不清的夜晚，如此的接近温柔以至于让他也失语的爱，胜利和伤痕，忍耐和宣泄，曾经他也有的蛮牛一样的莽撞，也就那样都融化在诺坎普的风中马德里的雨里，或者干脆消磨在时间洪流里。剩下的只有这个玩意，这个是唯一真实的。

他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把它拆开。

白色，看起来很普通的男士内裤。但是看着看着，拉莫斯又开始有点疑惑了。这个尺寸，看起来并不太像他的。他心里盘算着，如果给……

如果他相信德国人确实是严谨的，是会在建教堂的时候埋下树干，算好去世界杯要带多少大香肠的，那他就要相信托尼没有弄错。这盒确实是送给他的。没错，千真万确，上面还写着他的名字呢。

他忽然想起自己很久没有买过任何礼物给皮克了。猛然间，他明白了托尼的礼物，这也许是他一厢情愿，但是……

但是拉莫斯需要知道一个答案。他忽然意识到他需要，并且本来可以把事情跟杰拉德讲清楚的。他的心加快了节奏，他打开了手机，站在窗边，拨通了皮克的号码，喂，杰拉德，他想象自己说，你想过来一趟吗？我们见见吧。他需要问出这个问题，如果对方拒绝那也没关系，他有种预感，皮克也一直在等着他的电话。

电话那边只是连缀的嘟嘟声，直到传来提醒稍后再拨的女声，拉莫斯才放下手机。

他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放在旁边，耐心的等着皮克再拨回来。这时候他终于想起了前队友的事情，为什么呢，托尼，他模糊的想起他听人说克罗斯在和克洛泽分了以后跟穆勒又搞了一段，自然也随着国家队的事情而无疾而终了，前些日子他听说克罗斯又回答了一个什么关于退役的问题，似乎是时间已经近了，但如果有什么意外或者改变主意，也不是不可能的。他已经超过了拉莫斯的理解范围，几乎有点恨铁不成钢，为什么在提醒了别人之后，自己还要重蹈覆辙呢，为什么叫别人再一次尝试，“我们会赢的”，自己却接受了这样快快乐乐的结束呢。拉莫斯想不清楚这种事情，也不打算理解这种行为，不管多少岁，他都习惯了直来直去，如果皮克拒绝他，他想，那就去他妈的。他今天是有有点惆怅，但这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他自己。人确实可能因为这点变得很难相处很难结婚，但是这也给了他们四个欧冠和无数火辣的性爱，皮克也该他妈的明白，拉莫斯永远都不可能将之交换。

请随便取关。但也可以留着，就像阿水留着托尼送的底裤。也许某一天会有用上时候。也许明天就打脸。谁知道呢。